

同修说：“咱一起走，我们也坐六路。”

并排前行，有了讲真相的机会。“姑娘，阿姨问你，听没听说现在退党团队的事啊？”她眼睛一亮，“你们也知道退党的事？”我俩点点头。“你们能给退党？”我俩又点点头。

她兴奋起来了，手舞足蹈的。“哎呀，我可找到了。我爸爸呀，急的都不行了，四处去找哪能退党，好些天了。也不知道他听说什么了，就好像不退就怎么样了似的。”

“那就对了，你爸是不是看到《九评》了？共产党太坏了！”同修说。“好像吧，他天天骂共产党坏透了。今天可遇到你们了，能给我爸退了吗？听说要上哪块登记声明什么的？你们知道吗？”她急切地问。

我说：“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那你妈呢？”“我媽也说退党，但没急到我爸那种程度。”她语气平缓下来，然后，她把爸妈的真实姓名告诉了我们。还说她父母是干部，刚退休。

我又问她：“你也入过党团队吗？”“我也没入过党啊！入过团、入过队，那也算？那我也退了吧。”又说了她的真姓名。

她又把名字的每个字重复了一遍，说：“阿姨，记住啦？太谢谢了！今天可遇到你们了。”她象松了一口气。说完，又急急地赶车去了。

众生都醒了，在等着得救呢，急呀！

#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午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油画：公园胜景  
作者：正扬

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3）

2015年6月4日

## 详细内容

庆祝第十六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	1
【庆祝 513】国保大队长：“我的孩子也让你教” .....	1
【庆祝 513】十天，从绝望走向光明 .....	7
【庆祝 513】遭迫害生命垂危 信大法转危为安 .....	10
【庆祝 513】妻子修大法 我体会到家的温馨 .....	12
【庆祝 513】母亲 .....	16
【庆祝 513】众生醒 .....	21

抽上一口烟，那滋味你知道吗？共产党坏，我还在职，党内的  
一些事我比你知道的多！”

邹宇说他被共产党吓得骨头都酥了，开始都不敢三退。小  
丽又不服气了，“我才不怕呢，怕？我敢到劳教所看雅娟？你  
知道，我刚做完手术，还没拆线呢！弯着腰，去看雅娟。”

小丽家的赶快打圆场，“哎，别的咱都不说，你就看雅娟，  
哪像六十岁的人哪，也就三十多岁吧，年轻！无法解释，年轻！  
你怎么就能这么年轻？！”小丽丈夫晃着头赞叹着，不断的发  
出“啧啧”声。随后又叹了口气，“你看我俩这身体，唉！”

邹宇又大谈他知道的炼功原理了。我就在一旁憋不住的笑。  
那天的饭桌上，我说话的机会都不多了。

说得畅快，唠的也投缘，一晃到了午夜，都聊了八个多小时了。临分手前，我给小丽俩口子留下资料，《九评共产党》、  
《解体党文化》，还有近几年的一套神韵光碟。他俩乐坏了，  
邹宇两眼巴巴地瞅着。出门后，问兰子：“给小丽的神韵晚会  
你们有吧？”兰子可怜兮兮地说：“没有哇。”我又拿出一套  
神韵光盘给了兰子。邹宇嘱咐：“揣好，揣好。”兰子象得了  
宝贝似的揣进大衣兜里。

我知道有了这个，他就可以刻录给别人了。他们俩口子啊，  
绝好的真相传播者。

“我爸呀，急退党都急的不行了！”

我和一位同修到同事家劝三退，刚出小区大门，后面过来  
一个人，高跟鞋“咯咯咯”的，走得还挺急，超过了我们，但  
马上回头：“阿姨，六路车站在哪？”我用手一指：“路口，  
往回一拐就是。”她又急匆匆往前赶路。“哎呀！她太急了，  
没来得及讲真相。”同修遗憾地说。

我俩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一看，她站在一个站台的后面等  
着我俩。“阿姨，不是这个呀！”我说：“不是这个，往前走，  
路口，向左一拐就是。”说着，我俩到了跟前，她也不急了。

以后，他在朋友圈内就跟人讲：“感谢车筐里那张光碟，让我明白了自焚真相。”

《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我给他书和光盘，他看完之后，我劝他做三退。他晃着头说：“等等，等等。共产党把我的骨头都吓酥了。《九评》写得太好了，那才是真实的历史。”他准确的复述着《九评》的内容，包括数字。“还不可怕吗？就是魔鬼！原来看不到这点，就知道它坏，那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说的时候，面部的肌肉都在颤抖。我没有强迫他，送给他破网软件。他说：“我佩服你们的勇气，我不行。等我有胆量的时候我上网自己退。”

人的缘份都是交叉的，我见不到的熟人，邹宇有时能见到，他就跟我讲，谁谁怎么看这些事情的，谁谁帮助大法做了什么，谁谁关心打听你，谁谁俩口子都三退了。话语里听出来，他可是跟好多人讲真相哦。他还告诉我，周围的人都用小鸽子，都破网，就在工作单位上，看就看国外网站，该知道的什么都知道。

好多年没和小丽见面了，夫妻俩邀请我们到她家吃饭。都是小时候的朋友，敞开怀的说呀！有意思的一桌人又都是学一个专业的，邹宇就滔滔不绝的讲。开篇就是感谢车筐里的那张光碟，然后把在网上看到的都往外端，兰子也总在旁边帮腔，恨不得让小丽俩口子马上明白到他们那种程度。

那场面，都是我在拦话了，因为小丽俩口子都是在职政府官员，对大法真相了解不是很多，太多的观念在挡着，讲真相就得根据他们的接受程度了。邹宇俩口子不管，知道什么就说什么，那架势就是今天得给他们换脑子了。把小丽说急了，涨红着脸：“谁信无神论哪，别忘了，我是搞宗教事务的，比你懂！”

说到他们还没抛弃共产党，是因为在其中受益。小丽都快哭了：“文革时我爸关牛棚，我一根一根火柴的省，能让我爸

## 【庆祝第十六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 【庆祝 513】国保大队长：“我的孩子也让你教”

文：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有二十多年教龄了。大家知道，在大陆，在当今的中小学中，教和学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学生大多是被动的、被逼而学；而老师也是被迫的为了分数而教。师生关系很紧张，老师对学生除了责骂体罚外，好像就没有办法了。我身陷其中，感到心很累、很无奈。有一次，我动手打了一个学生，看孩子哭得很伤心，我的心也在流泪，我感到师生关系似一道无解的方程，我的心在痛苦的挣扎中寻找着出路。

在这痛苦之际，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

“你教孩子半年比他六年学到的东西还多！”

师父说：“我们作为一个炼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sup>[1]</sup> 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一个个心结。

在教学中，过去我是为考试而教，为学生的分数而教，为自己的名利不受损失而教。修炼后，我调整了教学基点，站在为学生的成长角度上，把教学目的定为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首先我把“真、善、忍”的理念贯穿于教学管理中。我们的班规是：诚实是我们的品质；善良是我们本性；宽容是我们的胸怀。并将其用大字写出来贴在墙上。每周的例行班会，过去就是批评会，我一改过去的做法，班会上不再责骂学生，而是围绕着这三句话给孩子们讲些做人的道理，深入浅出的举些

例子。

师父告诉我们：“为人类负责一定要教育孩子，告诉他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他都会装进脑子里。就象一个皮包，这个皮包里装了一些个金子，那么人家会说你这是金子；你的皮包里装了一些个土，那么人家会说这是土。所以人就是这样。”[2]

千真万确，我发现“真、善、忍”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学生在作文、日记中反映出来遵循“真、善、忍”的理念成了他们评判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准。后来学生间再发生矛盾时，学生们都会先看自己，矛盾面前不再是解释、开脱自己，指责对方，而是先说自己错在哪里，下次不再犯了。学生们变得越来越懂事。同事们都对我说我的班主任当得轻松，有的家长还对我说：“老师，你教孩子半年比他六年学到的东西还多！”我说：“这是我的老师教我的。”

我班上有一个很调皮的学生，因为他常逃学、不交作业、打架，课堂上捣乱，各个科任老师对他非常头疼，他已成了老师们的心病。

师父的一段话常在我心中回响：“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3]

我反复背记师父的这段话，去掉对孩子的偏见，站在孩子的角度为他着想：他生活在一个离异家庭，父亲下岗失业了，他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去过家访，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极低的。再和孩子交谈，摆正了心态，完全站在为他着想的角度，讲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没想到孩子眼泪哗哗往下流，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的。从此，这个孩子乖了很多。我亲身见证到了“真、善、忍”的巨大法力，法轮大法真的能善化人心。

大法教会我为他人着想的同时，也使我学会了尊重他人。

在那儿等着。炼完了，我再送他们回家。现在，他们做不了的，比如说，往外地发资料，我这工作方便，一箱子一箱子的，火车发货，往外地运。科技城有特务，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挂号，修打印机，我去！我又不炼功，能拿我怎么的？！讲真相嘛，酒桌，麻将桌，多少人，那咱吵吵喊喊的讲：法轮功就是好！共产党就是坏！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他说的老慷慨了。

我竖起大拇指，“赵大哥呀，你是积了大功德了！”“嘿嘿！嘿嘿！”他笑了，“他们也这么说。”他笑的挺孩子气的。

“有你积下的这些功德呀，早晚一天是要修大法的。”“那是！那是！”他笑着，“他们也这么说。”

进城了，这一路真快。“车费是不要的，我送你回家，这是我愿意。”停下车，他拿出一张纸，写下了住址、工作单位、姓名，还有电话号，递给我，说：“有你们的事不方便做的就找我。炼法轮功的是一位师父，一家人。”

“谢谢，谢谢了！”望着车远去的背影，很感慨！大法弟子的家属哇，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一切，大法洪恩中直接受益，迫害中也承担了很多很多。除了大法弟子外，他们是真正觉醒的第一批人。

“感谢车筐里那张光碟。”

邹宇，老邻居靳娘家的姑爷，他和兰子的婚姻还是我和小丽帮着敲定的。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我们又多了一层关系——大学同学。当然是无话不说了。

“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大家疑惑，不相信是真的，但又不能全都看破，有机会在一起，我们就哈哈这些事。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到我家，兴奋地说：“我明白了，这回彻底搞明白了。你猜怎么着？那天我下楼，就在楼梯口的车筐里，捡到一张光碟——天安门自焚真相。我回家一看哪，什么都明白了。漏洞百出！漏洞百出！共产党能干出这种事情来，比我知道的，比想象的还坏，太坏了！”他气愤的脸都涨红了。那

桥下路口等长途客车。

“嘎吱”一声，从后面过来一辆小面包停在眼前。车窗摇下，司机探出头来，“回城吗？我拉你。”车上没有第二个人，我疑惑着问：“你这又不是跑线车？”他很爽利：“年前上坟，往回走，顺道就拉人，大客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钱，赚个汽油钱。”“好嘞！”开开车门，我坐到了副驾驶的座上。

好哇，专车一样，路上得一个多小时，这讲真相能讲个透亮。侧脸望着司机，一个大男人，五十多岁的样子吧。“怎么称呼您哪？”“我姓赵，赵钱孙李的赵。”

我报了年龄。“是我叫你大哥呢？还是你叫我大姐呢？”

“哎呦！”他唏嘘了一声，“你也太年轻了，我还以为你顶多四十呢。我比你大两岁，叫我老赵就行。”他又侧脸看了我一眼，“你咋这么年轻呢？”

有话题了。“我告诉你秘诀呀！我炼法轮功。”“哎呀！”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咋这么巧呢，我媳妇也炼法轮功。你们这是一家啊！一个师父哇！”

这话匣子就打开了。“你是因为啥炼的法轮功？”我就讲了原来得的什么病，怎么开始知道的法轮功，炼功之后怎么好的。他也讲媳妇炼功的情况，家里外面做的怎么好，真是得意洋洋的。说到媳妇被迫害的经历，气得骂起了共产党。我也告诉他，县里有一位被迫害致死的同修，我就是年前看望老人来了。

话语越来越多，唠叨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大法洪传的形势、中共迫害的情况他也知道很多。我就问他：“知道大法好，你怎么不炼呢？”他晃着脑袋说：“不行，有些事我做不到，抽烟、喝酒、打麻将，我扔不下，断不了。”我感慨了：“唉，因为这个错过大法机缘，”我也晃晃头，“不值得呀！”

他有些急了：“也不是呀，那该我做的我都做了。”他为自己辩解，“那当年洪法，我开车送他们到广场，一车人。我

在大陆，家长座谈会已成了一部分学生和家长恐惧的事，因为开家长会，都是各个老师罗列各个学生的缺点，然后批评一番，家长们也都是战战兢兢地坐在下面，担心自己是否又要面子扫地了。修炼后，我一改这个模式，把学生一个学期来各个方面的进步和提高记下来，在家长座谈会上对孩子进行表扬，这样一来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二来可以给家长与孩子之间搭建一座沟通交流的桥梁，而学生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会下与家长单独交换意见。同时我还把从修炼中学到的为人处世的道理与家长们分享，得到了家长们的赞同，以至后来开家长会，我刚走进教室，还未开口，家长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修炼后，家长、学生给我的掌声更多了。有一阶段，由于中共的迫害，我上课、当班主任的权利被剥夺。但其他老师生病、有事总让我代课。即使这样，每一节课我从不敷衍，认真讲课。初一、初二、初三的课都代。几乎代课的每个班级都有学生对我说，“老师，以后你就来给我们上课吧！”“老师，你来做我们的班主任吧！”

有的班级我第一次代课，刚走进教室，学生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深知，这掌声的背后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社会需要真、善、忍，人人内心都渴望真、善、忍。

当我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修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时，学生学习也由被动变得主动了。有时测验没考好，学生们主动在中午十二点放学后留下来背书半小时，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个学生，经常逃学，他的班主任的课也逃。学生们告诉我说，他只来上我的课，而且从不逃课，期末考试我所教的学科他考及格了，他的班主任对我说：“这种学生你也能教及格？”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我知道并不是我自己有多能干，而是我从法轮大法中修出的善念、善心，感动了孩子的心，其实人心是相通的。

记得二零零三年我被迫害从劳教所出来后回来上班时，我

的学生已经毕业。有的同事告诉我，我不在时，学生们不听其他老师的话，也不听校长的话。校长让他们跑步，有个男生居然躺在地上不起来了，校长很生气。听说我回来了，学生们都来看我。那个躺在地上的身高一米八几的男生也来了，他特意花了一百元钱买了一大束百合花送给我。我说不该买这么贵的花。他说：“老师！应该买。”而后他和我谈了许多他对人生的思考、态度，我发现他做人做事理性、沉稳了。他自学考了各种资格证，办了自己的公司，效益很好。还把同班其他同学招进公司就业，每月给同学三千元工资。当我问起他当初为何躺在地上不起来时，他说：“老师，我们班的同学不是要和其他老师和校长对着干，我们只想告诉他们，我们不接受他们的那种教育方法。”

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孩子们已经有意无意的在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身边的人和事。我没再说什么。后来校长和我谈话，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你的学生很可爱。可能校长也明白了学生们的意愿。

现在想想，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我也会像过去那样，遇到问题只会用命令、强制、责罚的手段解决，真的很可怕。

关押我的国保大队长：“以后我的孩子也让你教”

修炼前，教书备课是很烦、很头疼的事。每篇课文要先看大量参考资料再写教案，教学步骤、教学的每个环节、每个问题如何讲解，每句话如何讲都要详细写出来，就这样还唯恐不周到，怕写漏了讲漏了。所以每天就是大量备课、讲课、批改作业、解决学生学习中的各种问题。因此，每天很累很辛苦，心情很烦躁，导致老师们对学生也就非骂即罚，甚至动手打学生。

修大法后，大法的超常玄妙在我的教学工作中常有体现。修炼不久，我就走出了上述这种心灵的阴霾。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每篇课文翻开看一遍，脑子中就明确知道哪些是重点，

真实的例子就发生在我的母亲身上，我不得不承认，法轮功真的很神奇！

母亲对我们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她修炼，我们也会受益得福报的。我没放在心上。但是发生的几件事，让我见证了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一次姐姐开车带我们去某地，路上一个急转弯，姐姐没控制好车速，车子一下立起来，三个车轱辘离地，但是居然没翻。当时母亲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而我惊魂未定，问姐姐怎么回事？姐姐说拐弯时不知道怎么搞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忘了控制车速。母亲说这么快的速度不翻车可能吗？是师父保护了我们！

还有一次，我的孩子在床上玩，不小心磕在窗台上，窗台的棱角正好擦过孩子的眼睛，撞在孩子的眼角上，孩子疼的哇哇大哭。母亲赶紧说：“法轮大法好！求师父保护孩子！”母亲也让孩子念，当孩子哭着念完，突然不哭了，说不疼了。后来缝了四针，孩子也一声没哭，伤口一夜就长好了。母亲让我快谢谢师父！我在心里虔诚的感谢师父！

我家还有很多很多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故事，写不完、道不尽。可是我最想说的还是感恩，感恩大法！感恩师父！感恩佛法的伟大，感恩师父的慈悲，将我们的灵魂洗净，让我们在大法博大的法理中熔炼、提高、升华，做个好人，做个更好的人，直至返本归真！

法轮大法恩泽众生，只要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也将如我家一样，永远沐浴在法光之中！

## 【庆祝 5·13】众生醒

文：大陆大法弟子

“你们这是一家呀！”

过年前，去看望一位被迫害致死的同修家属。回来时，在

心来。可见中共的谎言流毒之深之广牵扯到每个家庭，实在是害人匪浅！而有多少大陆百姓就像我们一样，对中共愚听愚信到了不假思索的地步，中共说什么就信什么。实在是可怕至极啊！

虽然失去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可是母亲并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功。她仍旧学法、打坐、炼功，照顾我们的衣食起居，而且乐观豁达，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教育我们与同事相处要礼貌忍让，不占人便宜，你占别人便宜，你得了好处，失掉的是德。做好事得德，做坏事失德。母亲要我们记住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正法，是让人做好人的。

母亲按“真、善、忍”的要求做人，不贪不占，心怀坦荡，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大姐的婆婆和我的婆婆在外地，不适当当地习惯，没法来看孩子。二姐的公公脾气不好，也不愿意看孩子。母亲二话不说，就承担起了照顾每一个外孙子的责任。一看就是十年，我们姐妹三个的孩子都是母亲看大的。这十年中，母亲没有怨言，用无穷的耐心包容和理解着我们。她风风火火的带孩子、洗衣、做饭，外加打理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务。父亲和我、我的丈夫、我的姐姐、还有姐夫，能够各自安稳的工作生活，都是得益于身体健康、吃苦能干的母亲！

当姐姐和姐夫夸赞和感谢母亲时，母亲说是因为她修了法轮大法，是因为师父给了她一个好身体。而我也在思考，母亲炼法轮功十几年了，没杀过生，没害过人。而没有修炼法轮功之前，她常常牢骚满腹，家常理短。可现在很少听到她抱怨的话，偶尔跟父亲、跟我们闹矛盾，她还找找她自己哪里做错了。

更重要的是，每当我看到、听到身边的人都在为父母买药、跑医院、伺候生病的父母的时候，我都十分感慨，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听母亲说过生病不舒服的事情，也没见过母亲生病！十几年了啊，自从炼功以来，母亲就从没进过医院、吃过药、打过针。对于别人说不吃药、不打针、不生病我是不信的，可是

哪些是难点，我也不再写长篇教案了。由于心中教学目的明确，所以课堂上围绕教学的重点、难点，让学生提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课堂上学生主讲，我点拨的讲，既减轻了我的教学负担，学生又在主动学习中提高了积极性，也在思考分析过程中不用死记硬背就掌握了相关的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分析问题、判断是非对错、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证明教学效果越来越好，来听课的同行，面对课堂上学生呈现的对事物精彩的见解，对我说：“你的学生讲出的答案都是标准答案。”我所教的班级无论在市里的统考、中考中成绩都很优秀，所以这些年无论我的为人，还是教学能力都得到了学生、家长、同事、领导的认可。

一次，本省一个教育专家，一大清早突然来到我们办公室说要听我的第一节课。我当天正好要评讲试卷，他说评讲试卷他也要听。搞教学的人都知道评讲试卷的课是不容易精彩的，相反失败的机率很大。我从教二十多年，从没听过评讲试卷的公开课。但我没多想，听就听吧。

那天我的讲课内容、结构丝丝入扣，有些环节的设计过去想都没想过，那时就能脱口而出，好像早有安排。我批改试卷时作了很详细的记录、点评，此时全用上了。课后专家讲评这节课，我发现他原本是想来挑毛病的，没想到我这一节课把他一辈子研究的这方面的教学经验成果全体现出来了。后来他让学校组织本学科所有老师来听我的课。课成功了，我没有丝毫的欢喜，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给我开智开慧的结果。

二零零二年，我被国保警察绑架。他们为了获得构陷我的所谓“证据”，到学生中、我的同事中、校领导和家长中对我进行调查。非法审讯我时，警察告诉我，所有的人对我的反映都是正面的。我告诉警察：修“真、善、忍”的都是好人。后来该国保大队的大队长居然说，他以后也想把他的孩子送来让

我教。

师父说：“佛性人人有”[1]。人明白的那一面是心存善念的。警察中的绝大多数也是被中共利用、毒害、不明真相被动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他们的内心深处也都有对“真、善、忍”的渴望。

“我没有想到你会接受这样的安排”

从大法中明白了人生“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1]的道理后，我对名利看得淡了，单位评职称不去争了。

二零零三年被非法劳教回来后，本市610办公室（中共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机构）、政法委授意教育局和学校，不许我上讲台，我的职称也由一级教师降为职员。一位副校长对我说，你不上课，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后来学校缺教师，校领导瞒着上级，让我承担教学工作。我欣然接受。这样我就拿着职员的工资做着一级教师的工作，心中没有不平，没有怨恨。教导主任说：“我没有想到你会接受这样的安排。”是的，我坚信“真、善、忍”能够化解一切误解与不公。

这些年来，家长给我送来的礼品很多。有的学生毕业后，家长专门给我送来金戒指以示感谢。平时过年过节的礼品更多，代金券多则上千元，少则几百元；水果、食品、衣物等等各式礼品都有。这些礼品我都一一退回，实在退不掉的就折成现金或其它礼物回赠家长。一路走来，觉得这种干干净净做人的感觉真好。

修炼“真、善、忍”让我的内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真诚代替了虚伪，善良代替了自私，宽容代替了狭隘，平和取代了焦虑。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受益太多太多，即使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看到母亲虔诚的捧着《转法轮》读，我想，这本书有这么大的作用、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心灵？父亲确实因为这本书改了脾气，不再跟母亲吵架、动手了。母亲因为父亲的改变也开始看这本书，变的乐天知命，整日里乐呵呵的，象变了一个人，而我和姐姐也终于可以安心了。我开始体会到温馨的家庭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了阴云密布，没有了无休止的哭闹厮打，有的是和乐融融的欢笑。有一次晚饭后，我和母亲、父亲一起散步，我牵起他们的手，幸福的想哭。那是在梦里出现的场景啊！居然在现实中实现了！

直到我自己也修炼了法轮功，看完一遍《转法轮》，我才知道，师父要我们做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只要你看这本书，你就知道了该如何做一个好人！父亲和母亲正是看了这本书，才有了那么大的改变，我才有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风云突变。江氏集团出于小人之妒嫉疯狂迫害法轮功。母亲百思不得其解：政府怎么了？糊涂了吗？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集体学法的环境被破坏了，父亲转入别的门道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了。母亲的心空落落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二零零一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造假新闻一播出，我们家就象炸了锅一样。我和姐姐们都担心母亲会去自焚，留意母亲的动向。写到这里我真的感到中共邪党的阴险，它怎么能干出这么卑鄙的事情来愚弄百姓、栽赃陷害法轮功呢？这个谎言毒害了多少大陆百姓？利用世人煽动仇恨，造下多少罪恶！

我和姐姐都劝母亲，觉得好就在家炼，千万别去天安门上访和自焚。母亲说炼功人不会自焚的，师父不让杀生，又怎么会让人自杀呢？我们总怕母亲有什么不正常，在私下里小心看着她，怕她出事。后来发现她说话理智，行为如常，这才放下

一九九七年，我离开家上高中了。但是我的心却没真正得到自由：我是离开家了，可母亲呢，还留在那个阴暗、暴力的家，姐姐不在，我又离开了她，谁来保护她？难过的时候谁来安慰她？我脑海里时刻有着父亲打骂母亲的样子，地上的菜汁四溢，锅碗齐飞着砸向母亲，我的心总是不安，打电话时母亲总是说家里很好，放心吧！可我怎么能放心？

记得那个周末，要回家了，我想快点见到母亲，到了门口又忐忑不安：家里会是什么样子呢？推门而入，发现家里很安静，母亲见到我很高兴。我四处搜寻打架的痕迹，厨房、卧室、客厅，角角落落都很干净，地上也没有头发……是的，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父亲抓起母亲的头发厮打，母亲的头发一绺一绺的落在地上，当时我的心都哭痛了！从那以后我就养成了回家看地上有没有头发的习惯。这次找了半天都没发现有任何打斗的痕迹，我的心才安定下来。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过去了，我每次回到家都会看到母亲变了，母亲爱笑了，是发自内心的笑容，母亲变得很有活力，好象没有啥烦恼的心事。我问母亲：“爸还打你吗？”母亲笑着说：“你爸变好啦，脾气改了好多呀。他炼法轮功呢，他说这个功挺好的，还让我炼。”我惊讶于父亲的变化，一个说打就打、说骂就骂的人，能说改就改？可是母亲的变化是真的，她的笑容也是真的。

母亲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开始炼法轮功了。我在家时还看到她在看书。我觉得很好奇，母亲只读了两年小学，对书一点也不感兴趣。我走过去问：“你看的什么书啊？”母亲让我自己看，我看书的封面是《转法轮》，我隐约想起放暑假时，在奶奶家曾经听奶奶说过这本书，说是一本讲修佛的书，要我带回家给父亲看。我深受无神论的影响，就对奶奶说我爸不会相信这个的，没给带回来。可是父亲还是得到了这本书。看来他和法轮功真的很有缘份啊。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欧洲法会讲法》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清醒〉

## 【庆祝 513】十天，从绝望走向光明

文：云南大法弟子

十四年前，我年仅二十四岁，却患上了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输卵管堵塞、子宫重度化脓、严重心脏病、低血压、胃丧失消化功能、重度营养不良……当时的我真是皮包骨头，弱不禁风，陌生人不敢与我近距离接触。

当时帮我检查的医生说了一个天文数字的钱，叫我交押金住院时，我彻底绝望，一个原因是没钱，另一个原因是医生说尽量医吧，不敢对我保证什么。当我跟医生说明情况后，医生也很同情，她问我年纪轻轻怎么会得这么多病，我能活着简直是个奇迹，所以我叫不要灰心。

当时我只知道我身体真的很差，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原来平常走路困难，腹部经常剧痛是因为子宫化脓，每顿饭虽然只敢吃一小点，可是十五颗消食片不马上吃下去就会干呕、晕倒，是因为胃丧失了消化功能的缘故，坐久了无法正常呼吸是因为心脏不好，不敢见阳光是因为严重的低血压……

当时我想：人生真的好戏剧，我才二十四岁啊，一切就彻底完了。因为我身体不好，父母为我过早的急白了头发，我天天在想，偷偷在哭——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我有一天真的没了，我的父母怎么能承受这种打击？

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一个萍水相逢的人——阿秀，对我讲了法轮功，她知道我的情况后跟我说：“你炼法轮功吧！法轮功不收一分钱，不用吃药打针病就会好的。”当时，中共刚刚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场自焚假案件，所以我对她的话将信将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绝望中就象抓了一根救命稻草——炼起了法轮功。

学法炼功十天后，我的身体竟全好了。在这十天当中，我经历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喜极而泣。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看了《转法轮》这本书才十多行，身体就感觉非常的舒服。我想：药一直当饭吃，吃下来的效果还不如象现在看着书那样舒服。于是从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药，但身体一直都很舒服，没有象平常一样不吃药病就发作。我觉得真是很神奇，这本书就是一本奇书，竟然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到了第二天，我叫阿秀教我炼功。五套功法我很快就学会了。

到了第十天早上九点钟开始，我身体就开始有病业的反应，我跟阿秀说，“为什么我今天感觉病又回来了呢？”阿秀说：“师父在帮你净化身体呢，你不要害怕。师父会把你以前得过的病打出来，消下去，你就会彻底好啦！你有多疼，就说明你的病有多重，哪怕再重，都不会有生命危险，你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的神奇！如果你把这个师父帮你净化身体的过程当作是病，然后吃药，那么就真的会导致是病了！”

当时我在想：反正药也吃那么多了，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差。我就真的听了阿秀的话，没有吃药，也不害怕。因为胃没有了消化功能，平常哪怕只吃一小半碗饭或偶尔吃点零食，如果15颗消食片不吃下去，我的病就会发作，发作的时候，头是晕的，所有的食物都堵在了胸口，肚子奇饿，想吐，慢慢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这个病如果吃了东西不吃消食片的话，分分钟都会发作。

所以到了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我就又出现了这种反应，这个反应一直持续到了下午一点左右，我开始全身发抖，流虚汗。一个多小时过后，双脚酸软，无法站立。到了晚上十点钟，我到老公打麻将的地方，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突然就无法喘气，眼花，恶心，老公转头看我，惊叫道：“怎么你整个脸都是绿的，快打车回去休息吧！”于是我跌跌撞撞地站起，手摸着墙，

我，母亲还是一视同仁。小时候我没有自己的新衣服，都是穿姐姐们的，买点好吃的，母亲不许我独自吃，总要分给两个姐姐。有时候家里没吃的，母亲就把馒头省下来给我们，自己吃窝窝头。

母亲带大我们三个姊妹，吃了很多苦。按理说父亲应该很感激母亲、对母亲很好。恰恰相反，父亲脾气暴躁，稍有点不如意就连摔带打，喝酒以后更是变本加厉，经常是桌上的盘子和碗摔一地，吵起架来连电视机都砸。我和姐姐们都很怕他。后来姐姐们出去上学，我和母亲还在家里煎熬着，时刻承受着来自父亲的暴风骤雨。

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父亲又跟母亲吵架，他把我们赶到外面。那时候天下着小雨，我跟母亲躲在一个棚子里避雨，看着雨水哗啦啦顺着棚子滴到身边，我哭着问母亲：“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一个爸爸？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母亲紧紧抱着我大哭起来。从那时起，我在心里憎恨着父亲，暗暗发誓，我要好好读书，带母亲离开这个阴暗恐怖的家！

而母亲比我更苦，她的委屈、怨恨、想不开能跟谁说呢？她也动过离开父亲的念头，但是一看到我跟姐姐们牵着她衣角哭着说：“妈妈，别走！”她就狠不下心了，一直忍着过下去。后来大姐上学回来，看到父亲还是冲母亲连吼带骂、有时还打的那个样子，就劝母亲跟父亲离婚。母亲哭着说：“如果离婚了，你跟着谁？”大姐说：“跟着你。”母亲说：“那你不是没有爸爸了？我在，这还是个完整的家，我要是走了，这个家不就完了？”姐姐哭了，一声声地叫“妈”，那个难过劲，至今我还记得。

母亲就是这么善良。可是她总想不明白，为啥人家都说好人有好报，可她的命还这样苦？她经常以泪洗面，从一个乐观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变成了一个郁郁寡欢、苦在心里的人，才三十多岁，她的头发就全白了！

不保护我，我还能有命吗？骨折还能一点不疼吗？你没听大夫都说我是钢筋铁骨吗？以往我身上那些顽疾医学上有办法吗？还不是被大法彻底根除了？在大法中我一定能象往日一样站起来行走！你尽管放心，我保证不会拖累任何人的！”

听了她的一番话，我知道谁也别想动了她坚信大法的心。我心里只有求大法师父保护她了。

八月二十六日拍片子，二十七日骨科主任来宣布：“粉碎的小骨头碴已自然全部复位，长势挺好，不用做手术了！好了后走路和正常人一样。”顿时我们全家人就象受了皇封一样，别提多开心了。在场的亲朋好友都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医院有两个护士也因此跟妻子炼起法轮功。回家一个多月她就能下地站立，两个多月就能扶着东西行走。现在一切都正常了。

大法不但使我家庭温馨、幸福。而且还两次救了我妻子的命。大法超常神奇的让人难以置信！摆在我面前的事实使我不得不口服心服。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我亲自看到、接触到、感受到，别人谁跟我说我根本都不会相信一点。我真正明白了为什么在江泽民如此残酷、疯狂的打压下，还有那么多人在坚持修炼大法的原因。

法轮大法真的是佛法啊！大法会给人带来无限的美好和光明。愿有缘人都来了解真相。

## 【庆祝 513】母亲

文：大陆大法弟子 小梅

自从母亲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的家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上面有两个姐姐。她们都不是母亲亲生的。母亲进门时，大姐六岁，二姐才两岁，母亲刚结婚就当上了后妈。

那时候家里穷，很多人都认为母亲会熬不住的。可是母亲善良而坚忍，她把姐姐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后来有了

艰难地打了车，回到了家的楼下，下车时，我是从车上摔下来的，司机还跟我说，你要小心点，别摔倒。我连滚带爬上到了二楼的家里，一个姿势倒在床上，就全身僵硬了，除了意识是清醒的、能感觉到身体每个细胞的剧痛，还有眼睛会动以外，其它的都不会动了。

到了一点十分的时候。老公回来了，一进门就对我说：“刚才你是怎么了，那个脸绿的实在可怕，现在好点没有？我带你去医院吧！”说着就过来拉我的手，当他手碰到我身体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肉体就像冬天被雪冻僵后被人用针戳一样的难受，我拼尽所有的力气对他说：“你不要碰我！”他凑近我的脸看看，然后大声嚷道：“脸怎么白的那么可怕，真的吓死人，不上医院怎么行！”说着就来搬我的身体。当时我疼的蜷做一团，很硬，他也搬不动，就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用微弱的声音跟他说：“没事的，我睡一觉就好了，你看一下电视吧，不要开声音，也不要再对我讲话。”他听后就打开电视静静地坐在一旁，也不敢睡。

我心里在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心里一点也不害怕，身体的剧痛一阵胜过一阵，但我用超常的毅力一直忍着，当时我在想：对于我来说，比起我长期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感觉，这种痛什么也不算，心里只想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我转动眼珠看了一眼挂钟，已经到凌晨 3 点 15 分，我突然感觉小腹部有一个东西在帮我疏通输卵管，然后有温暖的气流在全身流动，人突然软了，我舒展了一下双脚，然后感觉整个身体前所未有的轻松，我一骨碌坐起来，跟老公说要吃东西。

他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直到他确定我真的很好，就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好一下坏的？”我就告诉他：“以后我的身体会这样一直好下去，我炼法轮功把身体炼好了！”他

说：“是怎么炼的？真的就好了。不过看着你现在气色真的很好，跟刚才简直判若两人，吓死我了！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象做梦一样。”

困扰我多年的顽疾就这样不翼而飞，当我健健康康、能吃能喝的站在我的亲人面前时，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我是炼法轮功炼好的，他们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都说：“那么好，你炼吧！”

身体好了后，我怀上了孩子。原来嗜赌如命的老公竟然也变好了，做起了生意，我们原本困苦不堪的生活慢慢有了好转，后来买了地基，建了房子，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拥有了从未敢奢望的一切，我如同做梦，大法师父给我美好的一切。我常常问自己何德何能，此生幸遇这么好的师父和大法。

类似我这种从绝望走向美好光明的人，在上亿的法轮大法修炼人中数不胜数，希望大家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拥有美好的未来。

## 【庆祝 513】遭迫害生命垂危 信大法转危为安

文：大陆大法弟子

二零零零年，我到北京为大法鸣冤，被绑架，关押、非法劳教。在劳教所里，我受到各种酷刑折磨：长时间七天七夜不让睡觉、不许吃饱饭、不许洗澡、不让换衣服、棍棒击打、杀绳、几根电棍同时电击要害部位、谩骂、人格侮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当时我全身多处浮肿溃烂，流着脓血，整个头肿得象个大葫芦，头发一根根竖起……

我被警察带到河北保定部队医院检查。在化验尿时，尿液全部是黑红色的血，老军医问警察这不是人尿吧？警察说：是，刚接的。一年轻军医拿照像机照着像说：这么严重，得留下片子病例。检查完后，老军医对警察说：“这个人不行啦，随时有生命危险。”他把病例本儿交给警察说：“是急性肾炎、乙

车撞起两米多高，在空中翻个跟头，头朝下栽在马路上。司机把她扶起来，让她坐在车里。当我赶到现场，看到她右额头上有一个鸡蛋大的黑紫色包，其它什么伤痕都没有，但就是一步都不能走了。

我们强行把她拉到医院，拍片子发现右大腿粉碎性骨折。医生说：“骨折太严重了，必须手术治疗，粉碎的小骨头碴子不拿出来相当危险。而且骨折处离股骨头较近，不手术还容易造成股骨头坏死，这样的话人就永远残废了。手术后很快就能好了。”大夫诊断决定：住院扎针吃药十天后做手术。

我们家属都同意了。当护士把针和药拿到妻子面前后，被她拒绝了。我找遍了医院里所有我熟悉的院长、专家、医生、护士等，让他们从医学道理上劝她做手术。把不手术的严重后果讲给她听。可是他们讲的对妻子一点作用都不起。

为了让妻子尽快做手术，我又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找到医院，最多时一天来二十多人。“不做手术后半生躺在床上，会拖累孩子和家人，使他们没心思干好工作，影响他们的前程啊！”她依然无动于衷，相反，亲朋好友却被她说的默默无语。

我的八十多岁母亲知道此事后，安慰我说：“你别上火，我去劝她，她要不同意做手术我给她下跪。”可是母亲从医院出来，笑呵呵地说：“你叫她手什么术，你没看见她一点都不疼吗？她学大法有师父保护，你赶快让她回家，养几天就好啦！”母亲完全站到妻子一边了。

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地步了，当时焦虑不安的心情无法形容。最后我亲自给妻子施压。我说：“你有师父保护我承认，上次师父是保护你了。这次师父根本就没保护你，要不怎么骨折了？不手术就这样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吗？后半生就这样躺在床上拖累家人吗？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你也太自私了！”

妻子说：“我这是前世欠人家的这世还了。这次师父要是

她一声也没吭。第二天早晨起来，我胆胆突突的，因为这个电视机价钱太高了，怕妻子对我大打出手。我见了她就象老鼠见了猫，靠着墙边走。我偷偷瞟了她一眼，她却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坦然自若。她象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你昨晚把电视砸了，快去买一台新的吧！不然你晚上看什么呢？”

她的言行使我大惊失色：站在面前的妻子和以往判若两人啊！我对她刮目相看。她不但性格变了，外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佝偻的身体变得苗条挺拔；烤鸡皮的脸变得白里透着红；厉眼刁眉变得慈眉善目。在她面前我没有了往日的恐慌和不安，我从内心体会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踏实和幸福感。

在以后的生活中妻子处处体贴关心我，做饭菜时按照我的口味做，还把没收我的工资卡和家里的存款都交给了我，让我保管。在家里我真的有了地位，我真切的体会到了家的温馨，生活的幸福。

在她的影响下，我的脾气也改了许多。和煦温暖的春光终于驱散了我家的昏天暗日。从此我公开支持她炼法轮功。

#### 粉碎性骨折自然复位

妻子学大法一身顽疾全都消失了，十九年从没吃过一粒药。更神奇的是她的身体变成了钢筋铁骨。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二日，她骑自行车过马路，被一辆疾驶而来的轿车撞出十多米远，摔在地上。司机已吓的面如土色，两腿发抖，用颤抖的手把我妻子拽起来。妻子安慰司机不要害怕，她是学法轮大法的，不会有一点事的，叫司机走了。她去扶地上的自行车时，这才发现自行车前轱辘已被撞成S形，车辐条大部份都断了。妻子除左小腿有个小碗大的黑紫包（她说一点也不疼）外，其它毫发未损。她把自行车拖到两个车铺去修，店主都说修不了了。

她在家呆了五天，而后就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六日，妻子骑电动车在马路上又被一辆

肝、大三阳。”当时没给我做任何治疗就拉回劳教所。

第二天一大早，警察把我带到劳教所医务室，叫我躺在铺着白布单的床上，床头挂着空的输液瓶子，站着几个警察，其中一个拿着录像机准备录像。我当场揭穿他们准备造假欺骗世人的诡计，不配合他们。一副所长无奈地说：不用啦，带出去吧。然后让我上了一辆警车说送我回家。一队长指着另俩警察说：这俩个是医生，怕你死在路上，到家后你可不要说在劳教所怎样迫害你，如果不让我们走，或者老百姓把车给砸了那就麻烦了。我向他们讲大法真相，希望他们了解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就这样，当晚九点多钟到了家。

第二天，乡亲、朋友、亲戚听说我被迫害的生命垂危都来看我，他们几乎认不出我了，有的人看我这样不停地哭，叫我赶快去医院抢救。我说：“我是修大法的，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就这样，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我，围在身边劝我。其实医院早就束手无策了，不然中共劳教所也不会放人。

我躺在炕上，一切生活不能自理，全身烂的没好地方，流脓血，两手肿的象个大馒头，手指头都不能弯曲。我的四个哥哥和嫂子们每天都来看我。

我姐姐和我们住一个村，她每天都来看我。一天早饭后，她掀开我盖在腿上的被子，看见大腿肚子上烂的一个大洞流着脓血，说：“这个洞能放进一个大核桃。”她边说边流泪。到了晚饭后，姐姐又来看我，掀起被子后惊讶得大叫起来：“你们快来看哪，早上那个大洞好啦！”大家都围过来看，那个早上还在流着脓血的大洞，已经长满了新肉封上口啦！就一天的工夫。我姐高兴地说：“我以后再也不说叫你去医院啦，你就相信大法，好好炼功吧。”

就这样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没吃药、没打针，急性肾炎、乙肝、大三阳、全身溃烂等疾病全都好了。

那年的正月初六，我骑着自行车到十几里外的三姨家庆寿，

刚到大门口，我姨就急忙大呼着跑了出来：“我外甥好啦！真的好啦！”众亲朋都向我看，我姨就向大家说起我的事，并说：“我们没想你能活过来，短短的两三个月就好啦，要是去医院，花多少钱不说，还真不一定能好，真是奇迹！”一众亲朋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见证了师父的洪大慈悲与无边的法力。

谢谢师父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是您与您的大法使众生有了希望与未来，使初闻大法者就象严冬里感受到和煦的阳光，使真正走入大法者沐浴在师父的佛光里感受着佛法的慈悲、庄严、殊胜与美好。

## 【庆祝 5·13】妻子修大法 我体会到家的温馨

文：辽宁 登宇

结婚后，妻子想改变我的脾气，就经常对我破口大骂。开始我不和她一般见识，一走了之。酒后我胆量就大起来了，我俩经常厮打，家庭矛盾重重，伤痕累累。后来她百病缠身，家里浑天暗日。后来她学法轮大法了，不但变得宽容大度，而且还有了钢筋铁骨。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威。

和煦温馨驱散了浑天暗日

我从儿时脾气就不好，发起脾气来如同晴天霹雳，说来就来。因为父母兄弟姐妹都了解我，所以全家人都让着我。

婚后我特别顾家，吃的用的我都安排的井井有条，做饭、洗衣的活我都干。家里家外大事小事我都办的明明白白。可是只要我一发脾气，妻子对我就不依不饶，非得把我骂的不敢出声为止。有时我憋不住摔东西，她抓起什么东西都敢砸我。开始我还较理智，告诫自己“好男不和女斗”，一走了之。

社会上吃喝风日盛，经常有人请我在外面吃喝。酒后我的胆量就大起来了，回家就要酒疯发泄自己内心的不快。可妻子对我寸步不让，有时对我大打出手，我俩经常厮打在一起。她

抓破了我的手背，拧青了我的胳膊，薅掉了我的头发。我在外面吃饭只要八点半不回家，她能找到饭店当众谩骂、羞辱我，甚至对我拳打脚踢。弄得我在同事和朋友面前很没有面子。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有时我被她气的泪水哗哗直流。

妻子比我更糟，她开始百病缠身，严重的有结肠炎、脊柱骨膜炎等，整天佝偻着身子，脸黑的象烤鸡皮。药一把一把的吃也无济于事，成天哼哼呀呀唧唧歪歪。看到她那个样子，我心里就堵的慌，因此我发脾气的频率就更高，可是只要我一发脾气，她疯了般的要和我拼命。哪怕只是说她一个不字，她都会喋喋不休骂个不停。家里浑天暗日。我从内心深处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我真想她或我都能改一改自己的脾气，使这个矛盾重重、伤痕累累的家庭局势扭转一下。可是一发起火来我就什么都忘了。

一九九六年妻子开始学法轮大法，变得宽容大度，做事总是替对方着想。对我能善意的包容。我们从那以后就没大吵过了。她还不断的用善意的语言和深奥的道理开导我：“心平气和养身，火星乱爆伤体。”她说她学大法，师父告诉她家里要考虑体贴自己的丈夫，做一个好人。她还说她以后会改变自己。开始的时候，妻子说的话我根本就不相信：“结婚这么多年你何时考虑、体贴过我？你那一点都不让人的生性要改了，江山都能移了！”

我想她只不过是想换一种方法来改变我罢了。

没想到妻子说到真的做到了。一次我在外面喝醉回家呕吐，脏物吐得床上、地上都是，她竟然毫无怨言给我清理，又拿着毛巾给我洗脸，给我端水喝。我要酒疯，她说：“喝醉了对身体就是个伤害，再要酒疯不更伤身体吗？快上床躺着休息吧。”我上床她给我盖被子。

一次，酒后回家找不到电视机的遥控器，我把电视机砸了。妻子一句话也没说，笑着进了另一间卧室。我又跟着去砸门，